

在戰士的行列裏

西·幹索夫斯基 著 梁鈺文 譯



107

上海童聯書店發行

在戰士的行列裏

文藝翻譯叢書



ВРЯДАХ БОРЦОВ
С. ГАНСОВСКИЙ
ДЕТГИЗ
1951. 1—ИЗД.

在戰士的行列裏

著	者	С·幹索夫斯基
譯	者	梁 鈺 文
校	訂	朱 鳳 宜
出	版	華 光 書 局

上海北京西路八四七號

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印刷 ·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初版

總發行 童 將 書 店

上海天津路十九號

字數：65千 定價：~~7500元~~
7200元

印數：0001—3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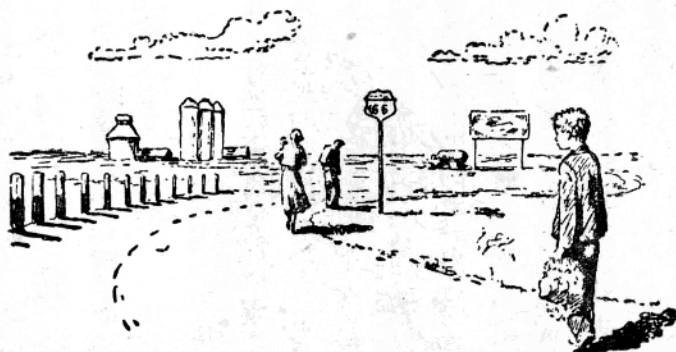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下了毒的馬鈴薯·····	一
爲真理而鬥爭·····	二九
在英國的碼頭上·····	六〇
真實的話·····	七六
西姆去投票·····	九三

下了毒的馬鈴薯

他們四個人走着。其實應該說是三個人，因為璐莎是媽媽抱着的。

爸爸走在最前邊——他是一個四十六、七歲的男子，高高的身材，闊大的肩膀。他彎着腰走，免得背包上的皮帶把肩膀勒得太緊；但是當他一直起腰來，就馬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如何魁梧有力的人。他穿着一條褪了顏色的藍工裝，一件灰色的襯衣，襯衣裏露出曬黑的胸脯，頭戴一頂揉皺了的粗布便帽，穿一雙釘着馬蹄鐵的重皮鞋。他那兩眼深陷着的臉，由於風吹日曬和蒙受着道路上的灰塵而變成深褐色。他現在低頭看着脚下漫長的道路。



媽媽走在稍後一些。這是一個臉被日光曬成褐色的端莊婦人，赤脚穿一雙鞋，身上穿着陽光照黃了的短上衣和一條寬大的裙子。她時時整理着掉到額上的黑髮，一面不安地頻頻注視睡在臂彎裏約摸三歲的女孩子的臉。小女孩的嘴脣腫脹發紅，不時分泌出白色的唾液。

男孩子走在最後邊，老遠地落在雙親的後面。他垂下的手拿着一頂破邊的大草帽，差不多碰到路面。一個孩子帶不了什麼重東西。他隨身帶着的兩本書和一張印第安弓箭，已經在離這裏兩百公里的亞馬里奧附近，忍痛丟掉了。

從他們旁邊飛馳而過的是各種牌子的汽車：『通用汽車公司』的鮮紅色流線型車、沉重的三軸十輪大卡車和響着號角飛馳而過的老『福特』車。在路上走着的人是不注意這些車子的。要想請他們載帶一程路吧，小汽車的主人是從來不理睬流浪者的；貨車呢，遮風玻璃上經常貼着一張紙：『不准載客』。也許汽車主人想把每一滴汽油都用在裝載貨物上，要不然就是避免司機跟路人談話。誰曉得他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

這幾個路上的行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，但是他們卻都是爲着全家而思

索着，這家人從薩斯出來到加利福尼亞去，在六十六號公路上已經足足走了兩星期了。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爸爸回想起來，「那裏有小房子和菜園，妻子在菜園裏還種了些青菜。自己已有工作，並且是在汽車工廠裝配汽車的很好的工作。大家都尊敬你，禮拜天在街上碰到的時候，年青的技術員都脫下帽子點頭。後來失業的消息傳來了，你還想這不會影響到你。可是有一次去拿工資的時候，突然收到一張藍色的結算工資單。你從小窗口向裏說：『請你聽我說，先生，我在這裏工作已經二十年了。』裏面的人說：『我只是執行命令罷了。』賬房的小窗嘖一聲關起來了……」

媽媽想起了大兒子。作父母的有這樣的兒子，老就不用愁。他總是高興興的，身材比爸爸還高，當一九四三年分別的時候，他把媽媽一把抱起來，好像提羽毛一樣。『他們打不死我的，媽媽，你看我多有力量。』現在卻長眠在法國賽爾堡的地下。孩子是不會被人辭掉的。最先裁掉的都是四十五歲以上的人。工廠的大門口這樣寫着：『不錄用四十五歲以上的工人。』雖然還很硬朗的爸爸，因此也被裁掉了。難道滿了四十五歲的人都應該殺

掉嗎？媽媽凝視着女孩子，心裏想：「只有她留在身邊了。嗯，還有一個鄧米。他在那兒呢？」

鄧米所想的卻是另一回事。孩子念着廣告牌上的字：「請飲楓汁。有益，滋養，味美！」

他們最後一次吃東西是在昨天。一個婦人給了他們一包雞蛋粉。但這是昨天晚上做的事，現在已經是中午了。鄧米回味着怎樣喝農場裏爺爺的楓汁。在鄉下他們採了許多橡實，加一些楓汁放在桶子裏，然後爺爺把它放在一個大茶壺裏煮。煮好了，鄧米就拿瓢喝這濃得像瑪瑙一樣的汁液。這是多麼久遠的事啊！那時他只想光喝楓汁而不吃麵包，可是現在假如有一塊塗了一些楓汁的麵包，那就很好了。孩子走得愈來愈慢了。

「鄧米！」媽媽的聲音從老遠傳過來。

孩子向前面望了望。爸爸和媽媽站在路上。爸爸向前彎腰站着，媽媽卻剛好相反；她上身向後傾，因為抱璐莎覺得太重了。鄧米加緊了脚步，他實在太疲倦了。假如吃一些什麼東西，那當然可以走得快些。現在他那穿着破皮鞋的腳慢吞吞地移動着。

母親憐愛地看着走近來的鄧米。

『你很想吃嗎？』她問。

鄧米振作了一下，把腰挺直，頭向後傾，舐一下裂開的嘴唇。

『要吃也不能現在就吃。還早着呢，可能傍晚的時候有人給我們一些什麼東西。』

媽媽把睡着的璐莎換抱到另一隻手臂上。

『給她喝一點好嗎，祖士。』她望着爸爸說。

爸爸默默地環視着草原；四面八方有的只是被日光曬得焦黃的枯草。

『那麼，走吧，』媽媽看着前面。『那邊好像有一個農場。只是鄧米不要走得太落後了。』

孩子點點頭，他們又前進了。走了不多久，媽媽就落在爸爸後面，鄧米又比他們慢一些，不久，他和爸爸媽媽之間又有了一大段距離。

他們就這樣走了好久好久，現在路的左邊突然出現一片伸展得極遠的馬鈴薯田地，用帶刺的鐵絲圈繞着。馬鈴薯已經收割了，只剩下些乾的莖枝散落在田畦裏。

「好大的農場，」爸爸說。

媽媽沒答話，她想，這裏的農場大概不會給他們什麼東西的。

鄧米追上他們。

「爸爸，」他提議，「我從鐵絲網底下爬過去看看，也許田裏還有些馬鈴薯留下來。」

「不要去，」爸爸搖搖頭，「我們到農場裏問問，看有什麼工作沒有。」

媽媽長嘆了一聲。他們問過多少次了！但是工作始終是沒有、沒有。

鄧米也嘆了一口氣。他想那熱烘烘冒着煙的白白胖胖的馬鈴薯。小妹已經第二次叫肚子餓了，現在媽媽給她最後留下的一團黃色食物，那是媽媽昨晚用雞蛋粉做的。

又走了大約三公里，道路的轉彎處出現了一個農場，裏面有三個高高的秣草保藏室，上面塗着白漆；幾個長形斜頂的大倉庫和一個工人居住的宿舍。

太陽已經傾斜到地平線上去，沒那麼熱了。

鄧米突然停了下來。

「爸爸，你看，多少馬鈴薯，」他低聲地說，差不多像耳語。

三個人都停下來了。在他們的前面，在有刺的鐵絲網裏，聳起了幾堆巨大的馬鈴薯。每堆約有二公尺高。

多少食物啊！他們望着這些財富默然無聲。院子深處有幾個工人彎着腰，正在收拾水龍帶。其中一個工人看見站在場子外的人，就直起腰來不知喊了些什麼。

「告訴他們，我們什麼也不要，」爸爸向媽媽說。「我們只要喝一點水。我們不是討飯的。」

「自然啦，自然啦，」媽媽說。「你放心，我只要些水。」媽媽順着圍網走近幾步，面向着工人。

「能在你們這裏要些水喝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們這裏什麼也沒有，」一個工人說：「甚至連水也沒有。要喝水得從別一個農場挑來。」

「先生，」爸爸向他說：「這裏可有些什麼工作嗎？我們只要一些馬鈴薯。我是一個很好的機器工人，而且帶着全副工具。」爸爸點着頭，把肩

上的口袋給他們看。『不要錢。』

『一些馬鈴薯？』工人重覆了一遍，可以看得出他還想說些什麼，但是這時從院子裏面傳出了盛氣凌人的呼喝：『喂，誰在那兒！』

『主人來了，』工人們低聲私語着。

一個身材不高的特別凸出下巴的紅臉男子向他們走過來。他的眼睛不懷好意地在張望着。

『你們要什麼？』他問這些過路人。

『你們這裏有工作嗎？』媽媽說：『我們可以工作，只要一袋馬鈴薯的代價。』

『我們這裏什麼也沒有，』主人說：『不要在這裏停留了，走路吧！』

『我們走吧，』爸爸不再說下去了。他回轉身來大踏步就走，媽媽和孩子跟着他走去。

『我要吃東西，』璐莎哭了。

『啊，馬上，馬上，』媽媽說：『馬上就到了。』

『喂，你們，』農場主人從後面喊出來。『你們不要在這兒過夜。這是

不准的。再走三公里，前面有一個失業者的營地。晚上，我這裏要把狗放出來的。」

三個身影愈走愈遠了。鄧米幾次向周圍看：如果容許他拿幾個馬鈴薯多麼好啊！他們走到營地的時候，夜已經開始了。其實，這並不是營地。這不過是在路旁的一片寬闊而可以避風的窪地，窪地中間有一條水流。那裏已經有幾個人聚着在生燎火。

找不到食物的人都圍在燎火旁邊。找到一些食物的人各自分散開來。這並不是貪婪和自私，完全不是。很簡單的，如果一個人能剩下幾顆豆子的話，他還要每天給自己的孩子們吃。像這樣餓着肚子的人，在顛沛流離的道路上多到成千成萬。

爸爸、媽媽和鄧米，在離那堆燒得紅紅的公共燎火不遠的地方坐下來。

剛一坐下來誰也沒有氣力去幹別的事。鄧米整天只想着馬鈴薯。饑餓首先使他不能忍受，他盡力壓制住眼淚，使它不出來。爸爸垂頭坐着。媽媽把璐莎放在地上，算是休息。

「吃，要吃……」璐莎又喊了。

「不要吵，你！」媽媽扯拉着她的小衣服止住她，並且對爸爸說：「你把你的工具去跟人家換些食物吧，試試看。既然沒有工作，沒有它還不是一樣！」

鄧米大吃一驚地看着媽媽。這是媽媽第一次這樣對爸爸說的話。工具——他們留下的就只有這個了。鄧米預料着爸爸一定要發脾氣，可是爸爸的頭卻垂得更低了，低聲的說：

「什麼也沒有得幹……」

他懶洋洋地把布袋解開，開始在裏面找。終究抽出了一個螺旋鉗來，卻又不忍釋手地播弄着。最後他站起來了，曲着背向那面的大火堆走去。媽媽和孩子們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。

爸爸去了好久還不回來。他站在燎火旁邊，紅光從下面照映着他。在燎火旁邊的人們吵嚷得很厲害。

爸爸到底轉身往回走了。

天已經完全黑暗，媽媽和孩子們看見他手上還拿着那個螺旋鉗。鄧米覺得好像有一團熱東西塞住他的喉嚨。孩子猛然回過頭去，盡力不使眼淚

流出來。

爸爸走近了。

「那邊的人很好，」他說。媽媽突然注意到他那喜悅而又不安的臉色。『他們邀我們到燎火那邊去，他們有馬鈴薯。』

「你說什麼！……」媽媽說。「竟有這樣的人嗎？」

鄧米覺得媽媽的聲音裏好像混和着淚水似的。她站起來，抱着璐莎。

「鄧米，把襯衫整整好！」

燎火旁邊，一個臉上帶着輕快的笑容，黑頭髮，矮個子的男人在發號司令。他大聲地歡迎媽媽。

「請坐，請坐，地方足夠！馬鈴薯也足夠！喂，長腿，別這樣高蹺着雙腿！」

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」媽媽說。「我們有個着落了。」

燎火旁邊的人，總共十個，他們彼此擠出些地方來給這幾位來客。

「從這堆馬鈴薯裏拿吧。你們有小鍋子嗎？用小棍子挑吧！」

「不要客氣呀，」黑頭髮的人說，「我們這些馬鈴薯不值什麼，從鄰近



的農場裏「借」來的。」

聽見「借」這個字，火旁的人都大笑起來，鄧米知道他們是偷來的。

一小鍋跟着一小鍋的煨熟了；黑頭髮的人把熱氣騰騰的大馬鈴薯先分給小孩，然後分給大人。他在一張報紙上撒一些鹽，於是每個人都把馬鈴薯在紙上沾鹽。鄧米覺得自己總吃不飽，黑頭髮的人一份一份的供應他。爸爸很愛惜地細心咀嚼着。媽媽先餵璐莎，之後她自己也吃了幾個。

馬鈴薯吃完了。男人們開始抽煙，大家分着煙絲。

『我們去洗鍋子吧，』媽媽說。鄧米便站起身來，他們收起幾個鍋子，在黑暗中走到小河邊去了。

『黎明以前還要去拿一次馬鈴薯吧，』火旁有一個人說。

『現在什麼也拿不到了，』黑頭髮的人回答，『這些都是早先拿的，還散落在田地裏。現在已經堆好一堆一堆了，那裏保護的很週密是毫無疑問的。』

當鄧米和媽媽回到火堆來的時候，人們躺在地上看着火。男人們的嘴裏都銜着一根香煙。璐莎已經入睡了，在爸爸鋪開的被子上縮成一團。